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夏木之美

劉權熠

入了伏，太陽便肆無忌憚起來，把大地烤得滾燙。人們躲進空調房裡，抱怨著這溽熱難耐的季節，我卻總愛在這個時節，獨自去尋那一片濃得化不開的綠——夏木。

城北的老公園裡，有一片幾十年的林子。那裡的樹，不像街旁的行道樹，被修剪得規規矩矩，一副謹小慎微的樣子。它們是恣意的，野性的，帶著一種不管不顧的蓬勃。尤其是那幾棵老榆樹和法國梧桐，粗壯的樹幹上佈滿裂紋，像老人手背

跟著風的腳步

靑青

樓層裡
沒有空調
也沒有電扇
安裝
大理石的師傅
切割的塵埃
四處飄蕩
眼前一片朦朧
偶有風穿過
門和窗戶的縫隙
清爽沁入
肌膚的愜意
如籠中的鳥兒
回歸自然般暢享

跟著風的腳步
鋼筋水泥
疊起的高樓
是汗水掣起的繁榮
反光衣
在燈光照射下
成為九小時的奢想

文藝副刊



海韻

上暴起的青筋，寫滿了滄桑。樹皮是深沉的褐灰色，摸上去糙手得很，帶著陽光的餘溫和乾燥的草木氣息。

我總愛仰起頭看它們。樹冠如蓋，層層疊疊的葉片交織在一起，把藍天割裂成一塊塊碎片。那綠色，也不是春天那種嬌嫩的淺綠，而是一種近乎墨色的深綠，厚實、凝重，彷彿每一片葉子都吸飽了陽光和雨露，沉甸甸地垂著。風一過，滿樹的葉子翻騰起來，正面是深綠，背面卻顯出一絲灰白，遠遠望去，像湧動的綠色浪濤，發出「嘩啦啦」的聲響，那是夏日最動聽的樂章。

人們常說春花爛漫，秋葉靜美，卻很少有人讚美夏木。夏天，似乎只是花朵和果實的背景板。但我覺得，夏木才是這個季節的靈魂。你看它，不與百花爭艷，也不與碩果爭寵，它就那麼靜靜地站著，沉默地生長。

它把根須深深扎進泥土，汲取最底層的水分和養分，然後毫無保留地撐開巨大的綠傘，給過往的行人投下一片陰涼。那陰涼，不是空調房裡那種冷颼颼的、帶著

摸河蚌記

鞏義勝

老家的河蚌，最初都是用來喂鴨子的，至於它成為餐桌上的美味，是多年後這片水域旅遊興起之後的事。摸河蚌，和小時候熱衷干的很多事一樣，要說到底是出于喜歡、熱愛，還是有什麼具體的目的，誰也說不清楚，但做這些事的緣由，最後都會歸結到一個詞語上，叫「童趣」。

村後的這片淺灘，是大清河匯入東平湖的交界處。歷史上泰山山洪頻發，河水裹挾著泥沙滾滾而來，大量淤積，造就了一方沃土，這裡水草豐茂、魚蝦成群，水患褪去又是遍野的良田。而在水邊和水底爬行的貝類，也是豐富多彩，體型較小的有河螺、河蜆，大一點的就是河蚌了。

順著河邊趟水，很多地方也就腿肚深。這片淺灘的河水清澈見底，可以看見一群群的魚兒在水草間閒遊，水鳥在河面上盯著魚兒盤旋，而河蚌則在河底慢慢地爬行。它們爬行的姿勢很美，從流暢的弧形殼沿間，微微張出一條縫，伸出一片肉嘟嘟、白嫩嫩的蚌足，扒向河床，本來躺著的蚌體陡然立起，身子稍稍一縱，就向前移動起來。整個身子看著像一片小小的犁鏵，爬過的地方留下一道細細長長的犁痕。

盛夏時節，太陽炙烤著大地，河面上的風跟從火裡吹過來似的，河底卻是一片清涼的世界。幾個小夥伴常常每人拎著個臉盆，紛紛跳進河水，一邊嬉戲著，一邊沿著湖邊撈河蚌、河蜆和河螺。因為沒有大人在身邊，大家只敢靠著河邊玩，河邊的淺水一般也就四五十分深，沒有多大危險。盆子漂在眼前，一個個光腚猴子浸在水裡只露出個頭，手裡一陣忙活，半盆子收穫也就完成了任務。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湖邊家家戶戶養麻鴨，這些貝類撈回來

人造氣息的涼，而是帶著草木清香的、溫潤的、有生命力的涼。你坐在樹下，能感覺到一種從大地深處升騰起來的寧靜，慢慢撫平你心頭的焦躁。

這多像那些沉默寡言的父輩啊。我年少時，父親便是這樣一棵「夏木」。他不苟言笑，肩膀寬闊，背脊總是挺直的。夏日的傍晚，他常搬個小馬扎坐在院子裡，什麼都不說，只是搖著蒲扇。我玩累了，就靠在他結實的腿上，他能瞬間為我隔絕掉周圍的熱浪。那時候我不懂，如今想來，他那沉默的守護，不正像這夏木的濃蔭嗎？他不展示自己的辛苦，也不訴說自己的疲憊，只是默默地承擔著生活的重量，為我們撐起一片可以安心成長的天地。

他的愛，不像母親那樣噓寒問暖，卻厚重得像夏木的樹幹，讓你覺得無論多大的風雨，只要靠著，心裡就是安穩的。

夏木的美，還在于它的包容。你看那樹幹上，爬滿了籐蔓，長滿了苔蘚，甚至有鳥雀在枝頭築巢，蟬在葉底嘶鳴。它從不拒絕這些依附，而是用自己的身軀，成

砸碎了扔給鴨子，看著一隻隻顛顛地跑著搶食，感覺那就是它們的美味呢，因為常吃這些天然的活食和水草，東平湖的麻鴨蛋都是營養豐富的綠皮紅心鴨蛋，很受人們喜愛，是家裡一項微薄的收入，我們因此也為這點小小的貢獻而暗自得意。

河蚌也有大有小，小的在河邊淺水裡，而大的生長在湖裡的深水區。那時候有段時間，東平湖裡都在捕撈一種扁扁的大河蚌，據說這種河蚌可以用來育珍珠。遠處的深水不敢去，我們得空便去河邊碰運氣，這東西卻很少，半天也摸不到一兩個，不過我們還是樂此不疲，因為村頭就有收河蚌的，摸兩個換幾毛錢，就能買筆買本買橡皮，或者一本小人書，拿著自己勞動換來的錢買的東西，心裡感到無比自豪！

年齡大些的時候，也只去過一次深水區。幾個夥伴划著船，劃出去好幾里地。大家一手抓著船舷，在齊胸口深的水裡慢慢蹣著，用腳趾輕輕踩踏水下的淤泥。碰到圓圓硬物大概就能感覺出是河蚌，可以用腳尖夾住拖出，遇到體型大的埋在淤泥裡，需要扎入水中用手掘出來。

大的有兩三斤重，一個就能賣幾毛錢。那一次，去的時候晴空萬里，在湖中能清晰看見岸邊的情況，可是摸著摸著就發現了不對勁，臨近中午有了些雲彩，湖面水汽上升，四周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每個方向都是一樣的水平線。

怕起大風，幾個人驚慌之餘，憑著判斷拚命朝一個方向劃，好在有驚無險地回到了岸邊。雖然每個人賣了幾塊錢，但被大人一頓臭罵後，再也沒有去過。

蚌肉，我始終沒有吃過，那肉看著白白嫩嫩，但腥得很。幾次回老家，在湖邊的飯店看到養在池子裡的大河蚌，就想起小時候摸河蚌的情景，而兒時膩歪在一起的那些夥伴，都天各一方，想見一面都難了。

我也始終沒有勇氣點那道菜，雖然時移世易，但我也也不想跟曾經的鴨子搶那道食！

中國美學為何不僅關乎「美」？——專訪德國漢學家卜松山

中新社柏林8月24日電 德國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長期從事中西思想與美學比較研究。他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國傳統美學並不主要圍繞「什麼是美」這一抽象概念展開，而是與人格修養、生命境界、日常生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等密切相連。儒家、道家和佛教等思想傳統，共同塑造了中國人的審美意識。

在他看來，中國美學和哲學所強調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思想，可以為當今中西方相互理解和文明對話提供啟示。中西方美學傳統若能彼此補充，將有助於跨越文化隔閡，加深相互理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美學與西方美學有哪些主要不同？

卜松山：西方美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形成於18世紀。德國哲學家鮑姆加登通常被視為美學創始人，康德隨後進一步發展了這一學科，席勒、黑格爾等人也對美學進行了深入研究。整個19世紀，西方美學深受浪漫主義影響，這一傳統在19世紀西方思想界具有重要影響。

但進入20世紀以後，美學在西方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顯下降。

如今，「美學」一詞往往祇是「美的」或「有品位的」同義詞，也很少再出現像康德、席勒、黑格爾的著作那樣具有劃時代意義和廣泛影響力的作品。

中國的情況則明顯不同。從王國維、蔡元培、宗白華到李澤厚，他們重新發現並審視了中國文化和藝術成就。這些思想家都曾產生廣泛影響，且延續至今。尤其是李澤厚，我曾與他有過密切合作，並和學生一起將他的《美的歷程》譯成德語。這本書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引發了一場「美學熱」，而

這樣的現象在西方幾乎難以想象。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理解中國美學，不能祇從「什麼是美」這一問題出發？

卜松山：在中國傳統中，「美」並不像在西方那樣，是一個獨立的哲學討論對象。西方有「真、善、美」的觀念，且從古希臘時期開始，柏拉圖等思想家便開始討論「美」，並將「美」視為一種獨立價值。

要理解中國美學的形成，須結合歷史背景。19世紀以來，中國大量接受西方思想，自身文化傳統則受到批判，這一過程在五四運動中達到高潮。

儒家一度被視為禍害，道教和佛教也常被當作迷信加以摒棄。但中國自身的藝術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例外。王國維等人通過研究康德、叔本華等西方思想家，讓人們重新發現並評價中國藝術傳統，認為其中包含值得保存的價值。

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林語堂也曾說，詩歌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的宗教。由此可見，中國的藝術傳統和美學觀念逐漸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建立了緊密聯繫，這與西方的情況明顯不同。歸根結底，中國美學傳統並不主要圍繞「什麼是美」這一抽象概念展開。

中新社記者：儒家的禮樂傳統、道家的自然觀和佛教的空觀，如何塑造了中國人的審美意識？三者如何在中國文化中彼此融通？

卜松山：儒家、道家和佛教這三種傳統，都與中國美學密切相關。中國思想傳統的一個特點是，儒、道、佛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鬥爭或彼此排斥。這與西方不同——西方宗教往往具有較強的排他性。

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往往兼具三者：入世履行社會職責時是儒家，退隱時是道家，

同時在許多方面又受到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影響。

蘇東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我看來，他的思想和作品鮮明體現了「三教合一」。這種「三教合一」在明代甚至形成過一種重要思潮。

具體來說，儒家首先強調均衡、平衡與和諧，也就是「和」，包括情感與理性的平衡，以及形式與內容的平衡。儒家還強調「和而不同」，即不把差異彼此對立起來，而是在差異中尋求統一。此外，還有中庸之道、「理一分殊」等。另一個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即人與自然的統一。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觀念，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美學。

道家則強調自然、樸素和無為，也就是讓事物自然發生，而非強迫其朝某個方向發展。它還強調規則與無規則的統一。

畫家石濤所說的「無法而法，乃為至法」，指的就是一種有生命力的規則。道家還重視含蓄和暗示，也就是「意在言外」。此外，還有「功夫」的觀念：人通過長期練習達到熟練和完善，到了更高境界，一切便不再依賴刻意和強迫，而是自然完成。在我看來，這種「功夫」觀念是中國美學非常獨特的一面。

佛教對中國美學的影響，則體現在「留白」等觀念中，即為闡釋留下空間。

另一個重要思想是「不二」。《心經》所說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表達的正是如此。《紅樓夢》中所表達的「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也是這種思想。

此外，陰陽思維同樣是中國美學的核心。它認為對立面並非彼此敵對，而是相互補充。這是一種關聯性思維，即始終在聯繫

陳國材捐

東方體育會福利

菲律賓東方體育會訊：本會陳常務理事國材先生令慈陳府蘇老太夫人招治，不幸於二0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凌晨三時三十分，壽終於家鄉南安水頭鎮大盈溪南本宅，享壽橫閱壹佰零壹高齡。寶姿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索車，極盡哀榮。

陳常務理事國材幼承慈訓，事親至孝，秉承令慈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一向熱心社會善舉，於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捐本會

全了它們的熱鬧。這讓我想起小區裡那位獨居的張阿姨。她一輩子無兒無女，卻把整棟樓的孩子們都當成了自家娃。夏天，她總會熬一大鍋綠豆湯，挨家挨戶送去；誰家孩子沒人接，她就幫著照看。她的話不多，總是笑著，像夏木一樣，安靜地容納著周圍的喧囂與瑣碎，把自己的善意化作一片綠蔭，惠及他人。她臉上的皺紋，就像夏木的樹皮，每一道褶皺裡，都藏著歲月的故事和無聲的慈悲。

黃昏時分，夕陽為夏木鍍上了一層金邊。光影透過葉隙灑在地上，斑駁陸離，像一幅流動的油畫。我站起身，拍了拍褲腿上的草屑，心中那點因炎熱而起的煩悶早已煙消雲散。

夏木無言，卻教會了我許多：關於隱忍，關於擔當，關於在浮躁的世界裡守住內心的清涼。

原來，世間最美的風景，往往不是那些奪人眼球的絢爛，而是這份沉默的深綠。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強大，無須聲張；最深的關愛，常在不言中。這，便是夏木之美。

和平行對應中理解事物。這種思維也體現在漢語的對仗和對聯中。

對我而言，這是中國美學非常迷人的部分，也是西方傳統中較為陌生的維度。

如果不下功夫學習漢語和漢字，就很難充分認識中國美學的這一面。

中新社記者：中國傳統美學往往將藝術體驗與人格修養、生命境界和日常生活聯繫起來。這種審美傳統反映了中國人怎樣的生活觀和價值觀？

卜松山：這個問題讓我想到李澤厚和劉綱紀在《中國美學史》中提出的觀點：審美境界是生命中最崇高、最高尚的追求。這正是中國傳統美學的特殊之處。

在古代中國，雖然並不存在今天意義上的「美學」學科，但藝術理解和藝術化的生活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的朋友、美國漢學家安樂哲曾比較西方與中國秩序。他認為，西方秩序建立在邏輯和固定範疇之上，是一種理性的、邏輯性的秩序；中國秩序則是一種審美秩序，它強調整體性、相互關聯、因時因地的適宜性，以及過程性的世界觀。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美學並不僅僅像西方美學那樣是一套知識體系，而是一種實踐智慧，是關於共同生活的智慧，也是一種生活藝術。

中新社記者：面對當今世界的文明隔閡與價值觀分歧，中國美學和哲學思想能夠為中西方相互理解與文明對話提供哪些啟發？

卜松山：在文化緊張日益加劇的時代，中國美學和哲學思想可以為中西方對話提供重要啟示。它們為人們開闢了新視野，將差異視為一種豐富而非障礙，並促進相互學習與尊重交流。正如剛才所說，中國美學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和」。和諧並不意味著整齊劃一，而是不同要素之間平衡協調地共存，也就是「和而不同」。

這一思想有助於把文化多樣性理解為相互學習的前提，而不是把差異視為對立。就中西方對話而言，這意味著不同價值觀和文化傳統可以共存，而不必要求任何一方放棄自身認同。

菲幣貳萬元充作福利。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文藝逝世

和記訊：僑商吳文藝老先生（晉江古盈村）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八月廿三日凌晨零時二十二分壽終於PERPETUAL HELP MEDICAL CENTER，享壽八十有一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擇訂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訃告

吳文藝

（晉江古盈村）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出殯於八月卅一日上午十時

流芳百世